

中国第一部缉毒纪实长篇小说

雷鸣 著

剑刃

武长顺



华夏出版社

阿

阿

阿

中國第一...

雷 鸣 著

创 刃

華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剑刃/雷鸣著.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2

ISBN 978-7-5080-4139-1

I. 剑… II. 刘…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13795 号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新华书店经销

世界知识印刷厂印刷

700×1000 1/16 开本 22.5 印张 400 千字 插页 2

2007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价:38.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撕破毒络	1
第一节 禁毒风暴	1
第二节 暗流涌动	5
第三节 目标失踪	11
第四节 节外生枝	12
第五节 探听虚实	15
第六节 真实的谎言	16
第七节 新战友	21
第八节 手足情深	25
第九节 小涓涓家	27
第十节 暴利的诱惑	29
第十一节 抽丝剥茧	33
第十二节 母亲的生日	36
第十三节 巧妙抓捕	39
第十四节 侥幸的心理	43
第十五节 夏雷骤雨	49
第十六节 人在阵地在	55
第二章 知己知彼	59
第一节 嘎小子们	59
第二节 顺线延伸	61
第三节 火红的苹果	63
第四节 四面埋伏	66
第五节 出击	71
第六节 无理取闹	74
第七节 忏悔后的配合	78
第八节 无形的手	84
第三章 天网启动	87

2 创 刃

第一节	禁毒文艺晚会	87
第二节	化装侦察	89
第三节	天网启动	92
第四节	寻求父爱	93
第五节	捣毁“嗨局”	96
第六节	顺藤摸瓜	100
第七节	小天使	105
第八节	不眠之夜	108
第九节	毒贩漏网	112
第十节	线人	118
第十一节	风吹草动	124
第十二节	拒绝骨肉相认	128
第十三节	顺线延伸	133
第十四节	暗中查访	136
第十五节	无限牵挂	138
第十六节	上兵伐谋	141
第十七节	宏观掌控	145
第十七节	剑刃	146
第四章	警察天职	152
第一节	相识恨晚	152
第二节	那双哀怨的大眼睛	155
第三节	不平静冬天	157
第四节	汇集情报	160
第五节	蹭饭	162
第六节	蠢蠢欲动	166
第七节	欲盖弥彰	169
第八节	调解纠纷	173
第九节	打靶	176
第十节	冷酷的心	179
第十一节	静观其变	183
第十二节	收网	187
第十三节	最后挣扎	194
第十四节	研究案情	196
第十五节	我是警察	198
第十六节	亲爱的战友	202

第十七节 时空对话	206
第十八节 患难真情	209
第十九节 媒体的力量	213
第五章 红粉毒泉	218
第一节 反思	218
第二节 蛛丝马迹	222
第三节 爱的风筝	226
第四节 畸形的人生	229
第五节 3·13 专案组	233
第六节 准备东山再起	235
第七节 浮出水面	239
第八节 绝密布控	241
第九节 小试锋芒	243
第十节 吸毒不是时尚	247
第十一节 斗智斗勇	249
第十二节 攻心	255
第十三节 马不停蹄	260
第十四节 最后的低头	264
第十五节 押解回津	266
第十六节 十指连心	269
第六章 猎人雪屋	273
第一节 岁末最后一天	273
第二节 新的线索	276
第三节 扑朔迷离	280
第四节 千里护送	283
第五节 意料外的抓捕	286
第六节 休整待命	293
第七节 涓涓报案	297
第八节 跟踪	299
第九节 一个让人揣摩不透的女人。	301
第十节 至高无上的荣誉	304
第十一节 揭开谜底	306
第十二节 秘密监控	309
第十三节 365 颗小星星	313
第十四节 战斗间隙	316

4 创 刃

第十五节 寒风瑟瑟	319
第十六节 全面收网	324
第十七节 猎人雪屋	326
第十八节 我要回家	330
军功记	334
跋：情洒缉毒处	336

第一章 撕破毒络

毒品问题是诱发其他刑事犯罪和社会治安问题的温床，吸毒人员以贩养吸、以盗养吸、以骗养吸、以娼养吸现象严重。在我国累计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中，有 40.8% 因静脉注射毒品而感染，居艾滋病传播途径的首位。所以说，毒品猛于虎，多少个原本幸福的家庭，由于毒品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与毒品犯罪作斗争，以禁毒预防、禁吸戒毒、堵源截流、禁毒严打、禁毒严管这五大战役为重点，我国展开了一场禁绝毒品、取缔毒品的人民战争。

第一节 禁毒风暴

“当今环球，茫茫人海毒患无穷，1990 年 2 月，联合国反毒特别大会通过全球行动特别纲领，各国应采取更加全面的合作手段，与吸毒和贩运毒品的现象作斗争。毒品泛滥已经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

6 月 3 日，天津公安局缉毒处宣传展第一露天展厅，缉毒处部分警察正在给过往的行人发放禁绝毒品宣传品，一旁硕大的荧光屏正在播放着大型电视文献专题片《中国拒绝毒品》，这引起许多市民前来驻足参观。

“推开尘封结网的时空大门，历史在诉说：中国拒绝毒品。1729 年，清朝政府颁布：禁止售卖鸦片、开设烟馆。嘉庆年间又颁布了吸食鸦片烟治罪条令，从而世界史上出现了吸毒罪这一罪名。‘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林则徐痛心疾首上书道光皇帝。道光皇帝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禁烟……”

这时，天津市公安局吴云天局长、厉中华副局长以及政法委的领导们在刑侦局凌霄副局长的引领下走进第一展厅。正在发放宣传品的警察们想打招呼，吴云天局长示意大家继续工作，他站在一旁与市民一起观看。

“这个孩子名叫丢丢，是北京的公安警察从一所居民楼里解救出来的，当他被发现的时候，浑身的惨状令人哀叹，到处是烟头、打火机烫伤，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他的妈妈是个吸毒者，为了得到毒品把他抵押给了毒贩，三岁的丢丢成

了毒贩的发泄对象，可怜的丢丢童年将给他留下怎样的记忆？毒品悄然在社会中蔓延，一包白粉打倒一片人，性格扭曲，精神变异，灵魂颓靡，形象丑恶，沾上毒品只剩下了空空的大脑，空空的躯壳，哪里还谈得上人的尊严。”

前来观看的人越来越多，一名工作人员示意吴云天局长时间已经差不多了，他只是点点头，希望大家多呆一会儿，也好让更多的市民前来观看。

“这是一个良心泯灭的不孝之子，为了获取毒资，他将最疼爱他的外婆活活勒死在床上，六亲不认何异于禽兽。毒品是百毒之王，毒品是万恶之源，它摧残人生，毁灭家庭，危害社会，造成了无数人间悲剧。毒品有鸦片、海洛因、摇头丸、冰毒等，一日吸毒，十年想毒，毒品具有成瘾性。敲开毒品的门，挖好了自己的坟，吸毒是自杀，贩毒是杀人，染上毒品就等于走向死亡的不归之路。”

正当领导们看得很专注的时候，另外一名工作人员从外面走进来，在吴云天的耳旁耳语几句，吴云天对其他的领导说：“走吧，广场上的万名大学生拒绝毒品宣誓仪式马上就要开始了。”

广场上，站满了天津市各大学的上万名大学生。

在广场的中央放着两个焚烧毒品的焚炉鼎，四名身穿缉毒警察服装、头戴钢盔、手持冲锋枪全副武装的警察屹立在一旁，护卫着焚炉鼎里面准备燃烧的毒品。

田雪剑这位英气十足的缉毒处缉毒大队长，带领着同样是一群更加年轻的战友们，全副武装，一字排开地护卫在一旁。

这群小伙子们，相貌威武雄浑，全身散发出堂堂正正的浩气，展现出男子汉的风采，为警察队伍增添了恢弘气势。

他们挥舞着永不卷刃的宝剑，行走在缉毒的战线上。

吴云天局长和领导们就坐主席台，厉中华副局长宣布大会开始，大家全体起立，升国旗，奏国歌。

国旗手潇洒而庄严地把五星红旗展开，在雄浑的国歌声中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升旗仪式后，吴云天局长做了重要的讲话：

“今天，我们举办‘天津市万名大学生禁绝毒品誓师大会’，同时也启动了禁毒宣传月活动。在这次活动仪式上，我们还要对公安机关近年来通过侦察破案缴获的毒品进行公开燃烧。选择在虎门销烟纪念日这天举行这个活动，应该说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目前全市禁毒人民战争正深入开展并已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是，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受国际国内毒潮的影响，当前我们面临的禁毒斗争形势仍然十分严峻。毒品来源和种类不断增多，吸毒人群逐步扩大。贩卖、吸食传统毒品海洛因依然严重，同时，贩卖和吸食冰毒、摇头丸等新型毒品案件上升。毒品犯罪更加隐蔽，枪毒合流，涉枪，涉黑，以盗养吸，以抢养吸，以骗养吸，以娼养吸，因吸贩毒引发的其他形式案件明显增多。因此，我们要有效地遏

制毒品蔓延，与毒品犯罪展开殊死搏斗。我们要铁拳高扬，利剑出鞘，掀起一场人民战争的禁毒风暴……”

吴云天局长的讲话引起台下大学生雷鸣般的掌声，紧跟着一个大学生登上主席台，举起右手宣誓：“我们宣誓：今天是虎门销烟纪念日，我们每一位中华民族的儿女，时刻牢记先辈嘱托；胸怀远大理想，自觉维护民族尊严；不忘虎门销烟壮举，积极投身禁毒行列；珍爱生命，拒绝毒品；保证不吸毒、不制毒、不种毒；提高防毒意识，坚决与毒魔作斗争；为祖国昌盛、民族兴旺做出我们的贡献。”

万名学生举起他们的右手，庄严地宣誓。这威严的万人大学生的宣誓词震撼着整个广场，震动着每一位莘莘学子的心。

学生宣誓后，厉中华副局长宣布放飞和平鸽。

几百只和平鸽呼啦啦地从鸽笼中飞出，在这庄严的上空盘旋后，带着悦耳的鸽哨，飞向广阔的蓝天，飞向广博的宇宙，飞向自由和平的王国。

吴云天局长和政法委领导走下主席台，接过缉毒警察递给他们的火炬，点燃焚炉鼎中的毒品。毒品在烈火中焚烧，毒品在罪恶中成灰。

此刻吴云天心情颇为不平静，他带着这些领导来到组织这次禁毒活动的缉毒处缉毒警察面前，高兴地问候大家：“同志们辛苦啦！这次组织的禁毒宣传很成功。”

大家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

“张一帆政委辛苦了，”吴云天与张一帆握手后，对身旁正要介绍的厉中华副局长以及刑侦局副局长凌霄说，“不用介绍了，我们每年都会在禁毒宣传仪式上见面，这是大队长田雪剑，”说着握住田雪剑的手，“小伙子，你们干得不错，破获的几个大案子很漂亮。”

“嘿嘿，”田雪剑这个身高一米八三的小伙子有些腼腆地正了正自己的警帽，“还是领导指挥得好。”

“看看，这可是咱们缉毒战线的主人公，还这么腼腆，”吴云天故意逗厉中华，“看来，他这是夸奖你呐！”

“嗨，怎么是夸我，”厉中华向吴云天使了个眼色，然后对凌霄努努嘴，“这不是在夸他嘛！”

“怎么会呐，这可是在夸领导啊！”凌霄脸有些微微地泛红。

“得了，”吴局长笑着说，“都别谦虚了，就算夸我好了。”

大家笑。

吴云天又和缉毒处的干警一一握手。

“天津虽然不是毒品的重灾区，从近年来侦破的案件情况看，零包贩毒较多，大宗贩卖的较少，但形式不容乐观，你们的缉毒担子还很重。”吴云天很随意地

站在这些缉毒处的战友们面前，“你们这样的宣传形式不错，但不能只等到每年国际禁毒月搞那么一次大的宣传和普及，你们要下去多跟市民进行交流和宣传。”

“吴局说的对，你们可以组织一系列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注重实效的禁毒宣传教育活动，”厉中华接过吴云天的话，“为禁毒、缉毒工作的长远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没错。我们要深入开展禁毒严打战役，多警种、多地区联合作战，”吴局说到这里把目光凝聚在田雪剑他们的身上，“你们缉毒警察乃是国家之剑刃，面对毒品犯罪分子，缉毒这把剑刃要保持永不卷刃啊！”

“我们一定尽全力，不辱使命。”田雪剑回答。

“我相信。”吴云天赞许地点头，然后转向凌霄，“你的这支队伍不错，既能拉得出，又能冲得上，还能打得赢。”吴云天欣赏地望着眼前这些年轻威武的缉毒战士们，“想必你们都看过中央台播放的《中华之剑》吧？”

“看过，”田雪剑回答，“对我们的触动很大。”

“是啊，”吴云天很感慨，“这部记录片震撼了全中国。我相信咱们天津缉毒警察，将为这一方土地铸造一条缉毒的钢铁长城，你们有信心吗？”

“有。”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

“我对你们也充满了信心。”吴云天非常欣赏地对厉中华说，“看见了吗？这些小伙子们才是我们缉毒的希望和未来，以后要多宣传他们。”

“说的是。”厉中华赞许地点头。

“小伙子们，缉毒可全靠你们了。”

吴云天局长和大家告别后，临上车时让凌霄到他的办公室去一趟，有重要的事情相商。很快，凌霄赶到吴云天局长办公室，厉中华副局长也在，吴局拿起一份报告递给凌霄说：“我们接到一个内部情报，有个哥伦比亚人在深圳以开宾馆为掩护，秘密地贩运毒品，而这个人很有可能与境外大的贩毒集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决定派你去哥伦比亚和给我们提供情报的人取得联系，先摸摸情况是否属实。”

“这是个线索并不清晰的情报，给我们提供线索的人有可能是专门吃这碗饭的，”坐在一旁的厉中华副局长补充道，“现在只有咱们三个人知道，一定要注意保密。另外，你去后要注意自身的安全。”

“好的，我处理完手中的工作马上去哥伦比亚。”

凌霄从吴云天局长办公室离开后，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把田雪剑找来。

“我有事明天就走，要出去几天，你们正在滨海新区经营着的案子进展怎么样？”

“并不顺利，抓了几个外围吸毒人员，摸了摸，锁定了一个叫郝峰的毒贩，这个人是孟寒的下家，这几天他有可能跟孟寒进行毒品交易，在他们交易的时

候，我们捕了他。”

“好，如果能顺线延伸、顺藤摸瓜的话，一定要摸到他们幕后最大的毒巢，然后一网打尽。”

“我知道了。”

第二节 暗流涌动

塘沽，一块充满了未知与惊喜的土地，繁华与现代成为这块新东方之珠的主题曲。车流如潮，人流如海，海河两岸的彩灯映射在河面上，有一种梦游秦淮的感觉。呼啸而过的轿车，不紧不慢的老人，行色匆匆的年轻人，还有那一些躲在黑暗角落里蠢蠢欲动的人……

“我马上去……”一个男人挂断手机，对身旁的女人温存地笑笑，掐灭手中的烟头，径直朝汽车场走去。

远处，另外一个男人微微地做了个手势，有几个人开始向汽车场靠拢，其他的人消失在夜幕下。

那个男人来到停车场，开着自己的夏利轿车离去。

“跟上开夏利轿车的男人。”做手势的男人冲着坐在驾驶位置上的鲁智吩咐了一句。然后，又问旁边举着录像机进行密录的方子暖，“全部录下来啦？”

“放心吧，田大队长，咱们这几天跟踪郝峰，我是一个场景都没有放过。”

“好，”田大队长拿起步话机，呼叫着，“一组，二组，三组，四组，你们到位了没有？请回答。”

“一组到位。”

“二组到位。”

“三组到位。”

“四组到位。”

“别露了尾巴，穿插跟踪。”

大队长田雪剑俊秀、儒雅的脸上挂着猎人捕捉猎物时专注的目光。

“田队，我们二组是否并入另外的一条道？”

“范队，咱们暂时还不清楚郝峰去哪里，”田雪剑看着郝峰已经开出去很远的车说，“你们组暂时不要动。”

“田队，田队，我是朱子，听到没有？”

“听到了，”田雪剑手中的步话机传来朱军的呼唤声，“朱子，请讲。”

“我们发现郝峰汽车行驶的方向直奔京津塘高速公路，看意思要去北京。”

跟踪在郝峰车最前面的朱军手拿步话机，猎鹰一般的眼睛紧紧地盯着前面郝

峰开的那辆车。

“朱子，马上超越他们，到北京高速公路口去候着郝峰。”田雪剑看了看手表，时针指向夜晚8点03分。

“高风晨，你们组马上到杨村公路口，从那里穿插进去，进行跟踪。”

“明白。”高风晨马上掉转车头飞速地直奔杨村高速公路。

“×，我他妈的在北京路上，”郝峰一手驾车，一手接听电话，“再等我两小时。放你妈的屁，忍着。”

在天津河北区子牙河桥下，有两个中年男人正在徘徊着，其中一个瘦得跟电线杆似的正骂骂咧咧地在原地来回溜达，另外一个矮个子则哈欠连天萎靡不振。

“妈的，郝峰，我×你八辈儿祖宗，他妈的让咱还等两个小时。”电线杆骂着。

“婊子养的，”矮个子又打了个哈欠，“我快受不了了。”

“×，告诉你早弄钱，你他妈的现在才弄到。”电线杆也开始打哈欠。

“放你妈的屁，我早弄钱，这个王八蛋也没来，”矮个子全身无力地依靠在桥的墙角里，“做，做生意积攒下的钱早抽没了，你，你他妈的，又，又不是不知道，现在，我，我是找亲戚四处借钱。”说着又连连打哈欠。

“你他妈的还有地方骗，我他妈的连骗钱的地方都没有了。”电线杆伸出绷带上渗着血迹的左手，“×他妈的，找老娘要钱，她不给，我从厨房拿菜刀剁了两个手指，这个老不死的给了我4000块。”

“你，要是你老娘没钱了，你剁她的胳膊也，也没用。李瘪子用刀砍了他爸爸十刀，把老头砍死也没弄到钱……”矮个子还没有说完，跟随着哈欠，眼泪流淌，鼻涕也流淌下来，痛苦地扭动着身体，缩到桥下的一角不再说话。

“老不死的没有钱，我他妈的就去偷，去抢。侯五，小七，不都他妈的靠偷盗吗，”电线杆说到这里也哈欠连天，他看见桥上有一个年轻的女子走过，猥亵地做着下流的动作，“这娘们真他妈的骚，女人卖淫，什么力气也不费，最他妈的划算。”说着闭上眼睛，“那玩意就是他妈的神，吸了后想什么来什么，全世界的美女都是我的……”

电线杆这时也挺不住了，眼泪鼻涕不停地往下淌。再看矮个子，毒瘾发作得很厉害，他正在用头拼命地撞墙。

“郝峰，我×你妈……”电线杆漫骂着，毒瘾的发作让他感觉自己全身如蚂蚁叮咬般疼痛，他拾起地上的一块砖头朝自己的头砸去，血从额头上流了下来。如果正常人会感到伤口的疼痛，但对于已经吸食海洛因成瘾的人来说，在毒瘾发作时，自残也是一种缓解。

已经回到缉毒处办公室的田雪剑收到高风晨的电话，他们已经到了杨村高速公路，没有见到郝峰的影子。田雪剑马上又打电话问朱军，朱军他们正在进北京

的高速公路收费口，也没有见到郝峰。

田雪剑看看手表心想：要说郝峰应该到北京收费口了，难道他中途去了别处？或者他的目的地不是北京？那他上京津塘高速公路干什么？在杨村高速公路之前还有一个高速公路的出口，那是宜兴阜。难道他去了宜兴阜？去那里干什么？买卖毒品？不可能……”

“小高，”田雪剑拨通高风晨的电话，“你马上掉头去宜兴阜高速公路口，有可能他会从那里下去办事。”

“明白。”正在急速驾车的高风晨马上掉头直奔宜兴阜，心急如焚的他一直没有看到郝峰的影子，于是把车加速到160迈，车在地面上感觉不是在转动，而是如子弹一般喷射。

高风晨因车速太快，在拐弯时飞速地转动着方向盘，车轮胎发出刺耳的磨擦声，他玩命地调节着汽车的方向，汽车呼啸着擦着路边的护栏减速后，好似一头狂奔的疯牛，在体力耗尽后一头撞在了隔离带上。

高风晨身体瞬间朝前扑过去，好在他系着安全带，身体向前倾斜后又把他稳稳地固定住了。

“我靠，他奶奶的，差点要了老子的小命。”高风晨拍着狂跳不止的胸口，田雪剑的电话打了过来。

缉毒处，田雪剑刚刚放下电话，凌霄副局长的电话马上打了过来：“雪剑，情况进展怎样？”

“我已经让高风晨去宜兴阜，这小子着急开到160迈，撞到了隔离带上，还好没出什么事情，又追下去了。”

“什么？160迈，难道你想要他命啦？”凌霄在自己的办公室拿着电话跟田雪剑急了，“我说小田，你大脑想什么啦？跟踪嫌疑犯是重要，但也不能让你手下的队员玩命，咱们不能跟毒贩子一命抵一命，你明白吗？”

“明白，不过，这也是在特殊的情况下才发生的。”田雪剑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拿着电话站了起来，他在尽力地为自己辩护着。

“人就一条命，我说过多少次了，在抓捕中要先考虑自己的生命，在危险的时候我们宁愿放弃追踪罪犯，也不能让我们的队员因此失去生命。”

凌霄的声音从话筒中传出来很响亮，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像小锤一样敲击着田雪剑。

“我知道了，”田雪剑嘴上虽然这么答应着，还是不想放弃为自己辩护的权利，“平时，我也是给大家讲，只是……”

“别说人家，你一旦办案子也是急红了眼，满脑子都是如何抓捕毒贩，从来没有多想想保护自己的生命。人就一条命，你明白吗？”

“明白。”田雪剑被凌霄这么一通的训斥心里很是不舒服，心说：谁愿意拿自

己的生命当儿戏，这不是在搞案子嘛，搞案子抓犯人谁能够像如来佛一样能掐会算？就是再算也有算计不到的地方，你心疼队员把我训完了事，噢，难道我就不心疼队员啦？我每天与他们在一起，哪个不是我的手心手背？我心疼还疼不过来呐！

田雪剑想到这里又想起了高风晨：高风晨，好小子，别以为自己开车玩命追踪罪犯有功，就沾沾自喜，让我又被凌局训了一通，你等着，等你回来，看我不好好地教训你。

在高速公路上依旧开得飞快的高风晨可不知道大本营里面所发生的事情，他满脑子是如何跟踪上罪犯，捕捉到对方的影子。他一路追至宜兴阜，下了高速公路不久，在路旁的一家修理厂竟然无意中发现了停放在外面正在进行修理的郝峰的车。

“嚯，这可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小子，我刚才还以为你飞到天边了，原来你的车坏在这了。为了追你，我差点丢了命，你等着，等着我最后抓住你，看我怎么跟你算帐。”高风晨四处看看后把车停靠在一处隐秘的地方，然后给田雪剑打电话汇报情况。

河北区子牙河桥下，那两个毒瘾发作的吸毒者，突然看见鬼鬼祟祟、左看右瞧的郝峰，好像狗看到了肉骨头，不顾一切地扑了过去。

“×，你他妈的才来？”电线杆叫喊着抓住郝峰，“快，快给我！”

郝峰看到他们齜齜的样子，冷哼了一声，一把推开他，伸出手：“先交钱，老规矩。”

“我……”矮个子手颤抖着把一个装钱的包递给郝峰，从郝峰书包里拿出一个塑料袋，迫不及待地里面拿出一个西药胶囊一半大小的小塑料包，然后把里面大约一克的海洛因倒进早已经准备好的针管里，踉跄着到河边抽进肮脏的河水，摇晃了两下针管让海洛因与河水溶化后，撸起左胳膊——已经扎满针眼，又撸起右胳膊——同样扎满针眼，他用力拍着已经扎满针眼的胳膊，见血管已经僵硬，没有可以扎毒品的地方，只好撸起满是针眼的右腿，用力拍打后，猛然想起自己还带着医院注射用的软管，他哆嗦着用软管勒住胳膊上的大静脉，把溶有海洛因的针头扎进去，然后再抽出一些血，他反复这样做了三次，终于把海洛因注射进去。

由于这样来回的回血，海洛因溶于静脉比较快，在很短的时间便通过静脉输送到大脑神经，他舒服地倒在地上飘忽忽地做起了白日梦。

郝峰又接过电线杆手中的钱，把一个大纸包递给他，瞧他和矮个子一样急得难以忍耐地用针头抽乌黑的河水，然后与海洛因稀释，注射在下巴的血管上，他恶心地呸了一口唾沫，扬长而去。

“田队，抓不抓？”

由副大队长范涛带领的另外一组，正在子牙河旁边对两个吸毒者进行监视。范涛是一位外表很刚毅、不苟言笑的人。

“不抓，”站在办公室窗户旁边正在给花盆中山茶树浇水的田雪剑果断地回答，“郝峰手中的毒品没有多少了，咱们要等待他与上线孟寒买毒品时抓。今天收队，明天早晨到他家门口继续蹲守。”

田雪剑放下电话，修理着这盆高不过一尺，宽不过半尺，长得郁郁葱葱，一年四季都绿叶茂密的微型山茶树。此时，已是深夜11点57分。

20分钟后，高风晨回到田雪剑办公室，田雪剑递给他一杯水，见高风晨一口气喝完后疲惫地坐到对面的沙发上，心疼地问：“饿了吧？走，你一天没吃饭了，我请你吃饭。”

他们出了大院，来到一家面馆，田雪剑要了两碗捞面：“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捞面吗？”

“不知道。”

“这是喜面，庆祝你小子开160迈撞在护栏上大难不死，而且还丝毫无损。”

高风晨听着田雪剑话中有刺，他眨巴着眼睛望着田雪剑，心里敲起了小鼓，早知道当初不把这件事情告诉他就好了。嗨，自己当初是傻了还是呆了，他可是说过八百六十遍不让我们开玩命的车，一定要先保护好自己的生命。倒霉，今天算是逃不过他的数落了。

“今天你很勇敢是吧？”田雪剑挖苦中带着心疼，“还要命吗？”

“我不是着急嘛！”高风晨，一个极重感情的男子汉，心底善良，说话办事利索，决不拖泥带水，为人豪气直爽，有些侠客的味道，在办案中勇猛果断，尤其是在审讯犯人上，他有自己拿手的一套本领。不过，脾气比较暴躁，棱角分明，想说的话决不留过明天。虽然线条比较粗，往往却粗中有细，分析起案子来还条条在理。

“着急就不要命啦？着急就拿生命当儿戏啦？你们这些年轻的队员，在家中都是独生子女，你们的父母就这么一个孩子，出了事情我拿什么跟你们父母交代？还有，你的儿子才三岁，你的妻子还没有工作，他们娘俩依赖你的工资维持生活，你一旦有个好歹，谁来养活她们？”

“我，我不是一直在注意着嘛！今天的情况不是太特殊了嘛！”

“每一次办案、每一次抓捕都不会是一样的，难道你每一次都要用这样的语言搪塞吗？你有几条命？”

“九条，”高风晨看见田雪剑真着急的样子，马上来了个急转弯，“呵呵，田队，我属猫的，人家都说猫有九条命。”

“算了，”田雪剑被高风晨逗笑了，“我这么数叨你，是凌局把我训了一通，我只好把你骂一通。你如果觉得不舒服，回家跟你老婆撒气去吧！”正说着他的